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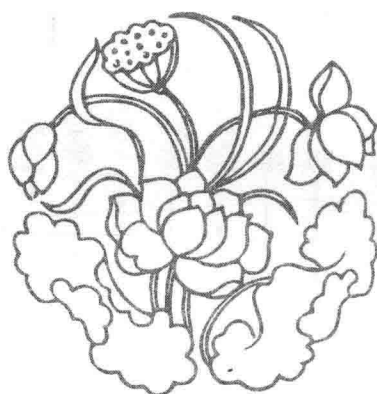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200 卷



海潮音

中國書店

海潮音

第一號
錄

第十二卷
目

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太虛

爲佛教訪問團出國告印錫泰緬各國佛教徒……………法舫

從圓瑛被捕說起……………法舫

歡迎緬甸訪華團……………法尊

太虛大師在反侵略中國分會講詞……………余惠霖記

暹羅龍華佛學社擴大皈依太虛大師啓……………

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佛學座談

釋法尊……………佛的出家到證果

釋印順……………苦痛與知識

釋雪松……………四個字的教授

釋福善……………佛教的平等思想

張純一……………談空

黃懺華……………三法印的略說

陶冶公……………明心見性

陳真如……………結論

成都佛教的面面觀……………若愚

三個問題……………亦幻

真傲行……………陳銘樞

佛教新聞與通訊……………編者

一月一日出版

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

太虛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要我從佛教的要旨上談一談反侵略的意義。按佛教的要旨，不外通俗智知的「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八個字。慈即務令人人及一切衆生皆享受和平安樂，悲即教授因互相侵擾而失掉了和平安樂所起的煩惱憂苦災患。只此慈悲就是佛教之本體，而方便的術義，應包括智與勇的兩大成分。智又可分爲「靜定的智」與「活潑的智」之兩種。由靜定的智以照明一切事理的本來面目，從根本上以去除一切因迷亂所起的錯誤顛倒之思想行動，一由活潑的智以隨時隨地隨人隨事發出適應機宜的行動，去實行慈悲本旨。勇則含有難捨能捨的犧牲——施——難守能守的持守——戒——難忍能忍的堅忍，難行能行的勤勇精進，用是乃能成爲大無畏大威力的大勇。必完具智勇的方便力，於佛教的慈悲本旨乃能實行得通。門以能通爲義，故曰方便爲門。若無此智勇的方便爲門，則良善或反被惡惡所侵害，致慈悲反招禍患而行不通。

據上來說所言之佛教意義以證之反侵略會的宗旨，實有極相符合之處。我知道中國分會今日所有「反侵略」一名的英法原文，本是「和平」之義。人類的幸福以和平而存在，推而廣之，人類以至萬物的本身亦皆以和平而存在，失其和平而平衡即破裂消滅而不存在。然人類中因有一部分恃強逞暴而肆行侵掠，致人類的和平幸福被摧殘危害，有待維持。維持之道，即在聯集衆人類愛好和平力量，反對侵掠的兇暴，以防禦抵抗之，使凶惡滅絕，無所施其攻掠，乃慶然而返，然後各國各民族咸得享真正的和平安樂。此和平爲體，反侵略爲用。豈非與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完全相符合嗎？亦豈非與我國今日爲振興民族的侵略而應戰的抗戰完全符合嗎？

反侵略必須智勇俱到，乃能見之實際行動。智知人類本是和平幸福的，及必須排除侵略及用種種適當方法以排抵之，並由不避艱險不辭勞苦之勇毅以力行之，而在闡明本願和平及必須排除侵略的真理而外，尤要造成確能抵抗防禦侵略者之武力，使侵略者無從施其侵掠之技。如我國先賢墨翟之非攻，能用種種抵抗侵略之防禦實力，令侵略者公輸若的攻具均失其効，不得

不廢然而停止侵略。而這種反侵略行動，歸結起來，即是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

此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的象徵，可見之於中國佛寺之設像。例如前殿彌勒佛以歡喜相向外而坐，正殿釋迦佛以慈悲相向外而坐，即表明向外開揚和平文化，以去侵掠者的暴虐心，喚起愛和平的同情心，而前門外旁列武裝的金剛，殿旁列武裝的四天王，更後同向正殿成立的武裝寶陀，即爲充分表現武力的防禦。故此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的反侵略行動，亦即爲佛教教化救世的行動。

反侵略的宗旨與行動，既完全與佛教符合。我們全中國佛寺的僧尼與信佛的人民，應速即熱情的加入反侵略中國分會。不惟藉以加強中國及國際的反侵略之和平集團，增長反侵略之和平力量，而且亦正可藉以實行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教旨，使佛教精神由滄海各國的反侵略會以周遍於全世界！

爲佛教訪問團出國告印錫泰緬佛教徒

法航

親愛的印度、錫蘭、緬甸、佛教同志們：

爲着中華民族生存的抗日戰爭，我們

境內的殘暴行爲，數年來良華民衆受

日本軍閥不但要滅亡中國，而且要滅亡中國的佛教，

組織了佛教訪問團，由太虛大師領導到貴國訪問，特將事實報告如下：

親愛的印錫緬佛教同志們！你們要知道是日強盜是慣於欺騙的！聽說他派了很多的騙子說客，向你們宣傳說：「日本這次侵略中國，並不是侵略行爲，因中國政府當局信仰耶穌教，爲了保存中國佛教，爲了趕走在中國的耶穌教勢力，所以才打發中國，中日戰爭是佛教與耶穌教之戰，是一種宗教的聖戰！」又說「這次中日之戰是爲了保持什麼東西的和平，爲了什麼解決被歐美人所迫下的東亞各民族！」又說「爲了建設什麼「東亞新秩序」等等」，全是欺騙人的話，日本軍閥爲了實行他的大陸政策，吞滅中國！征服東亞，

征服世界。暴日的野心，實在太大了！行為實在太野蠻了，在人類歷史上再找不出如此暴惡的人種！簡直是人類的惡魔，那裏還談得上佛教，還談得上爲佛教而戰爭？各位同志！日本的出家人都不是佛律上的出家人，在貴國是絕對沒有那種出家人的。所謂「日僧」就是俗人，蓄髮犯戒。所以在日本根本就沒有出家人，那裏有真正的佛教。日本從明治天皇下令全日本出家人還俗娶妻以後，直到今天日本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出家僧了！現在暴日還想把這行爲推行到亞洲各佛教國，來根本的摧滅佛教！倘若不把日本軍閥消除，我們全東亞的佛教是要被摧滅的！所以我們爲了保持我們東亞各國佛教制度文化，希望一齊聯合起來，打倒這摧滅佛教僧制的惡魔——日本！

現在我們全國八十萬僧尼和千百萬有組織的信徒民衆，擁護太虛大師領導佛教訪問團，到貴國訪問，進行東亞佛教友國的教友聯合。共同宣揚佛教主義，促進友誼，溝通文化。並代表全中國僧俗信徒民衆向貴國全佛教教王領袖及全體信徒同志問訊無量。致謝你們過去對我們的熱情援助！真實的說明中國政府是極端的愛護佛教保衛佛教的。同時宣告暴日在中國的殘暴行為，毒掠燒殺，濫施炸彈，雖文化慈善教養寺院都不能免！被炸燬的寺院和僧民不可計數！這事實是千真百確的，日本軍閥真是世界第一等惡魔；希望全東亞佛教信徒聯合起來，拿佛教的反侵略主義去摧滅這侵略主義的惡魔——日本！

從圓瑛被捕說起 法 舫

十月十九日暴日在上海大西路，把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捕去。據當日報載：「因爲圓瑛在七七抗戰之後，募集了大宗的款項獻給國民政府作抗日軍費」。而圓瑛也自認「數是募了」的，並未作軍費，只是作了救濟傷兵之用」。同時上海申報也載「日人在事前，曾要圓瑛出任中日佛教協會會長，圓瑛拒絕，致遭捉捕。最近報載「圓瑛已被釋放，將去南洋養病」。又得通訊員云：「圓瑛已允離開上海了！又上海香港通訊，圓瑛確已與敵偽簽字，願以中國佛教會名義與敵偽合作，並允到南洋或後方宣傳，始得釋放，現住某醫院養傷云。那末，圓瑛是屈服了！

圓瑛雖然屈服於敵人膝前，中國八十萬僧尼，決不跟着圓瑛屈服！如果圓瑛在淪陷區僞組織下假借中國佛教會名義，效忠敵人，我們全國佛教徒，誓必反對！同時希政府注意，並明令撤消上海中國佛教會，另行召集全國佛教徒會議，新從組織新中佛教會。

由此我們就更明白日本軍閥的殘暴行爲！雖中國佛教徒，都難免遭他的毒手！不久日開會宣傳過：「捉住了太虛法師是要就地正法的！」又在印度緬甸暹羅錫蘭等國宣傳說：「日本這次打中國，不是侵略，是爲佛教而戰的，中日之戰是佛教與耶穌教的聖戰」，萬惡的日閥！你們這些鬼話狂言，不獨嚇不倒我們大師，嚇不退我們抗戰的情緒！世界有識的人士更是被你們欺騙不了的！這足以暴露日閥的野心不但是要滅亡中國，還要毀滅中國的文化，不僅屠殺中國良民，還要屠殺中國的僧侶！

二十八，十一，二十五日

太虛大師△

護國言論集 出版

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最近出國宣化，香港青山覺音社特搜其近兩年關於護國衛民之言論，約二萬餘言，計用白報紙印行，定價港幣兩角半，國內連郵法幣六角。出書無多，購者從速。

太虛大師在反侵略中國分會茶話會席上講詞

余惠錄記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承反侵略中國分會邵會長邀請，得到和諸位相敘的機會，很覺榮幸；又承邵先生和陳先生種種過分的稱譽，太虛很不敢當！剛才邵先生對佛教宗旨與反侵略意義相符合這一點，有扼要的闡明，陳銘樞先生又特別對佛教南洋訪問團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可見對於訪問團有很深的關切，太虛謹表衷心的感謝，並願意把這些可貴的意見接受過來，作為訪問團的指針。這次訪問團的組成，大部份是靠了政府和社會上許多先生們的提倡贊助，太虛只徒負名義，並沒有出過多大力量，訪問團這次的出國，如果對於我們的國家和佛教方面有什麼貢獻，都是諸位先生提倡贊助的功德，太虛決不敢居功。這一點，也應該乘此機會對熱心贊助的諸位先生表示謝意。

佛教南洋訪問團，在這個國難很嚴重而國際情勢這麼變幻複雜的期間，還能够成行，自然是多蒙各方人士的倡導，也還靠了佛教方面多年來對內對外都有一點廣義的關係，譬如剛才陳先生所提到的要通過佛教僑胞與各地佛教人士或團體發生關係。這種工作這幾年已經行得有相當頭緒。就緬甸來說，還在七八年前，我有一位學生叫慈航，到南洋各地遊歷，最後就在緬甸的仰光住下去。因為他是福

運人，華僑中又是福運人很多，所以他在那裏很和當地的佛教人士要好，會發起組織了一個仰光中國佛學會，作為我們中國佛學會海外的一個分會，自己建的房子，規模相當大，這個團體到現在已成立了五六年，和當地的佛教團體裏很有組織的神宗也有很好的聯絡。慈航已於三年前回國，因為他熟悉那面的情形，所以這回我們特約他參加到團裏來，而緬甸的中國佛學會已表示歡迎訪問團前去，並說願意盡力和當地佛教人士接洽一切。

錫蘭是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一切問題的核心。因此我們也很注意到和錫蘭方面佛教的聯絡。前幾年錫蘭曾有一位高僧叫那拉達來華訪問，我們會盡力招待他。在民國廿三年，我們在上海組織過一個錫蘭留學團，派了五個青年和到錫蘭研究地的佛教，作為溝通中國和錫蘭佛教兩個統系的一種準備，後來有兩位去了印度，入國際大學研究梵文，有二位也回國來，還剩一位在那邊繼續做研究工作。回國的兩位中有一位叫惟幻，英法文都學得相當好，這次也約他一起去。

印度最近的過去可以說沒有佛教，因為嚴格說來印度的佛教是佛教與印度的混合。近年來因為錫蘭佛教人士在印度提倡佛學，所以印度的佛教也漸漸又萌芽起來了。我國佛教人士也在那邊建了一所

「中華寺」，是由德王法師提倡起來的。印度國際大學的譚雲山先生對佛教很熱心，他和印度各方面人士也認識得不少，關於印度方面可以由他接洽，錫蘭方面也派有人在國際大學研究，所以也可在那面接洽。我決定到緬甸以後，就約他一起到印度各地。

暹羅方面，也有神宗的組織，他的領袖土名叫神王，是神宗之王的意。兩年前曾送了一套新印成的「影印宗版藏經」給他，他也會回信道謝。我們也像對錫蘭那樣派過五個人去學佛學，做溝通兩國佛教體系的工作。現在還有一位在那裏繼續工作，幾年來他在那面組成一個中國佛學社，和本地的佛教人士聯絡得很好，此次我們決定到緬甸後就約他加入我們的團裏，作我們在暹羅方面的嚮導，我們已請他先和當地佛教團體和人士接洽，並回信說接洽的結果很滿意。

以上是關於佛教南洋訪問團各種情形的報告，至于本團這次的出國，除了純屬佛教方面的聯絡外，對於陳先生剛才的幾點指示，在適宜的場合中，當然要盡可能的去謀實現。關於日本在緬甸暹羅方面對我國所作的反宣傳，的確相當厲害，不過我們這次出去，拿事實來證明這些宣傳是出于日人的惡意，自然能消除他們的謬會，引起他們對我抗戰的

同情心。

其次，邵先生剛才說到的佛教宗旨和反侵略運動的意義相符，是很對的。佛教的要旨可說就是我們口頭常說的「慈悲爲門」八個字，這八個字把佛教的全體大用都說了出來。原來佛教的本體就是一種慈悲性。「慈」就是發使所有人類以至衆生都能够享受和平安樂，「悲」就是拯救因互相侵擾而失掉了和平安樂所起的一切煩惱憂愁。但是光有慈悲性恐怕反而變成縱惡，致善良反被殘暴所欺壓，所以要以「方便」做個門才行得通，所謂「方便」，包含着「智慧」和「勇力」兩個成份。智慧又分靜定和活潑的兩種。靜定的智慧又可以說是真實的智慧，就是行而明察，對於一切事理，都能够察知其本來面目，一切迷惑，錯誤，罪惡，煩惱，都能够駕服。征服。活潑的智慧又可以說是巧妙的智慧，對於一切事物，都能够權宜應付得很巧妙，很恰當。「勇」是一種雄捨能捨的犧牲，難守能守的持守，難忍能忍的堅忍，難行能行的勤勇精進；也就是一種大無畏大威力的大勇，具備着這種智勇的方便力，對於佛教的慈悲本旨，才可以實行得通，所謂「方便爲門」，就是這個意思。

由上面說的佛教的意義看來，可說和反侵略會的宗旨是很符順的。我知道反侵略的英文原來是誰持促進和平的意思。和平是人類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無不靠了和平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平平衡，就要破裂潰敗甚至消滅。但是人類中常有強凌弱衆暴戾的現象，以致和平被破壞，人類幸福被剝奪。在這個時候，要靠愛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對侵略的行爲，使侵略者知難而退，然後世界和平才能够維持，人類的幸福才能够增進。這種「和平爲體反侵略爲用」和「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是完全相符的，也是與我國目前爲抵抗暴戾的侵略而抗戰的精神完全相符。

這種「和平爲體反侵略爲用」或是「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換句話說就是「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舉個簡單的例來說，戰國時代的墨子，主張「非攻」，就是反對侵略維持和平。可是他並不是口頭上說說的，他有力去阻止人家的進攻，他能够「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輸子攻宋國，就是他說法打退了公輸子的種種計策，使公輸子放棄了攻宋國的企頭。再就佛教方面來說，最顯而易見的是寺裏面的佛像，寺門外兩旁列着武裝的金

剛，前殿兩旁有武裝的四大天王，更後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裝的韋陀，這都是表示一種武力的防禦，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時前殿有向外坐的歡喜相的彌勒佛，後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釋迦佛，表出佛教設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類，攻去他的暴惡心，喚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種文化的進攻。

反侵略運動就是要集合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制止一切侵略的暴行，使侵略者不能不在偉大無比的和平力量之前氣餒，反省，安靜下來，同時積極方面，大家來尊重國聯盟約，縮減軍備，維持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要光大發揚東方的和平道德的文化，以達到「保總理所主張的世界大同。這是反侵略會的偉大的使命。

太虛今天很慚愧沒有什麼貢獻，只聽了邵陳兩位先生所指示的話，故除了報告一下關於佛教訪問團出發的種種外，略爲把佛教和反侵略運動意旨相符的地方說出來請教，還請諸位先生指正。完了。

暹羅龍華佛教社擴大皈依太虛大師啓

總幹事 陳朵民

現世界的人類，無論用那種方法——一切哲學科學法律政治條約——都不能解脫一切人類的苦惱事實。都已經證明了。如果要解脫一切人類的苦惱，使

人類得到安樂者，那自然需要宗教來負這個責任。然而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宗教，真真能够代人類解脫一切苦惱的，究竟是那一種宗教呢？我可斷然的答

一句：那只有慈悲平等救世救人的佛教。佛教不但能解脫人類一切現實生活上的苦惱，而且能解決人類所不能解決的生老病死苦痛。假設

有人能虛心把佛說的「苦集滅道」四諦法，略研究一下，即可證實我這話，決不虛妄。據佛經上說：「苦」就是人生世相的苦果，「集」就是能生此人生世相苦果的因。「苦」與「集」是說明人生世相的一切苦果的真實相的。「道」就是解脫「集因」「苦果」的方法，「滅」就是淨化人生世相的最終目的——涅槃。佛教的本旨，無非是要求人類的生死無常的解脫，達到涅槃最高寂滅境界。寂滅即是無生，無生則苦人之生命流，自然不受一切無常生死之拘繫了。以上的探討不過是貪海之一滴吧，還未能說明佛法解脫人類一切苦惱與生死相的真理。而這略顯四諦法義，以證實佛教在現世界裏，確是真能解脫人類一切苦惱與生死相的。吾人既明白佛教是能解脫人類一切苦惱與生死相的宗教，那末，還不快快皈依，等待何時？

說到皈依的話，所謂皈依，究竟皈依是什麼呢？就是皈依三寶。何謂三寶？就是佛法僧。佛法僧三寶是何意義呢？能證明宇宙人生之真理及人乃至一切衆生都有成佛之可能性的大覺悟者，就稱為佛寶。由佛智佛口所流出之法，能使人人及一切衆生由苦海裏的黑暗之中得到光明之道，從此道能離出危險可怕的生老病死苦海，而達到不生不老不病不死的常樂我淨，永無殺害鬥爭之苦者，就稱為法寶。能代表佛陀持此法令不滅亡，永作人類及一切衆生之光明導師者，就稱為僧寶。

我們皈依了三寶，就如同墮在海中，得遇救生

船的救濟一樣。我們皈依了佛，便能增長清淨功德的大福大壽，使生生世世生在入天之中，永享受著最勝的快樂，永遠不墮地獄鬼畜受大苦惱。皈依了法便能增長清淨殊勝智慧，就會永遠地不會愚癡無智，貧窮下賤，受大苦惱。皈依了僧，便能增長清淨殊勝福德，就永遠不會墮落生地獄鬼畜生等，受大苦惱。因此所以我們要堅決地皈依佛法僧三寶。

皈依三寶，就是依佛為師，依法為師，依僧為師，永遠不離依邪魔外道天神神鬼為師。師就是能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導我人於光明正道的人，所以皈依三寶就附找一位道德學問都好的大德為本師，如果沒有大德僧就不能使我們離開正法。

現在我們得皈依復興中國佛教，提倡東方文化的當代高僧 太虛大師，這真是幸運極了。大師不但是中國的佛學泰斗，而且是世界的佛學大師，我們如果稍有意識中國及世界佛教與佛教徒，其直接間接無不都受了大師的影響，而活躍起來，其德力感召之偉大可知矣。至大師的道德學問之深邃廣博，斷非不學如我者，所能測知其微末，亦更非我之筆墨所能形容出來的。中國及世界人士，歸依大師之衆，總數不下十數萬人。（出家者不在內）大師於民十七年應英法美德意比等各國學者之邀請，前往歐美講學，維持十多月而東方文化，在西方大放光明者，殆為空前之創舉。

大師在歐洲提倡創設世界佛學苑，目的在使佛學及東方文化普及全世界。大師一行在倫敦菩薩

成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以發揚整個佛教之真理，維護人道創造世界之和平正義，是為大師三十年來號召之目的，繼今以去則更加努力以促其實現。照此看來，他豈不是現代的一位聖僧高僧嗎？還不够做我們的導師嗎？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難逢，——留連的同學們呀！爾們假若有與我們志同道合的，即請急速起來，參加我們皈依太虛大師的大典。

本社去年在一再至極虔誠懇求之下，才得到大師派來暹羅留學團等慈法師的介紹和本社三文虔誠的電報叩求，方蒙 大師慈悲允許，寄來偈語人句及開示文歸依證，並命 等慈法師代表授歸依，所以本社在去年，——已經舉行了歸依了。

去年的歸依是限定本社社員，故外界知者甚少，所以事後又有許多人來報名，因我們事忙至今未能刊布，茲因報名歸依者之屢次催促，本社同人想今年乃是大師五秩大壽之年，故本社為要使中暹人士都有歸依的機緣，所以本年度歸依就擴大起來，就是不限定社員與非社員，中籍與外籍男女老幼，都有資格前來參加歸依，本社既本我佛慈悲廣大之宗旨，固願人類同登三寶之法澤，此即本社同人要擴大歸依之本意也。凡發心歸依 大師者，祈速前來本社報名，一待人數多了，我們即將領受者之名，呈報 大師求賜法名及證書等，隨後再行通知皈依日期。（下略）是為啟。暹羅龍華佛教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

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太 虛

距今三十年，（光緒三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得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摩波羅居士來書，約共同復興印度之佛教，以為傳布佛教量全球之基本。楊居士因就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餘人，研究佛學及漢文，兼習英文以為進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據。後雖以經費支絀，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訶菩提會則仍繼續進行，近年已有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之鹿野苑設立國際佛教大學，並設分會於哥倫布加爾各答倫敦紐約諸地，由法理性海氏繼達波羅後，迄今彌充未已。且參預祇洹精舍諸緇素，若歐陽漸梅光義釋仁山智光等，多為現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筆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此為三十年來中國佛教文獻翻譯傳播於國內國外之概況。

二

中國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變政興學之舉，所辦新學新政往往佔用寺宇，撥取寺產，激起僧衆反抗，由聯日僧以保護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另立僧教育會之明令。浙江之寄禪松風華山江蘇之月霞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為當時組設僧教育會而辦學堂之僧界領袖，筆者亦適於距今三十年之秋，隨耆禪長老參預寧波及江蘇各僧教育會之成立。時所辦學堂大抵為國民小學一所及僧徒小學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會在海鹽治立國民小學曰慈雲，今猶續辦，並於普陀立僧小學曰化雨，初由華山及筆者相繼主持，延續至民二十改為普陀佛學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蘇僧教育會獨在南京開辦一所僧師範學校，月霞諦閑等相繼主持，約經三年，至辛亥革命軍達到南京而停辦，此於後來所辦之僧教育亦稍有關係。

入民國後山寺禪長老領導全國僧教育會改組成中華佛教總會於上海。耆老雖因護教於民元示教北京，而此會則至民二已於各省縣設支分會三四百起，實為中國佛教團體有全國系統組織之始。在南京臨時政府初成立，筆者與釋仁山等先於南京及鎮江有佛教協進會之設，以教理、僧制、寺產、三種革

命為號召，曾引起極強烈之保守與改進的鬥爭，後因寄老及亞覺之調解，協進會自動解散，共同加入於中華佛教總會，由筆者任佛教月報編輯，從此中國佛教會乃并含一種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蓋自僧教育會演變之佛教會，初不過為護持寺產而已。逮民四中華佛教總會為袁政府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所取銷，北京覺先等，雖斷斷續續先後反對，至民九會將條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筆者且曾發起中國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散漫未著効力，故此十餘年間遂又為全國僧寺無有系統組織之時代。

先是楊居士曾隨使節出赴英日，廣交各國佛學人士，與會譯漢文大藏經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條文雄，交尤莫逆。後居金陵專事刻印流通佛經，乃從日本搜回我國隋唐古德多數遺著弘布之，故為當時國內外佛學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嘗就居士以大乘起信論譯英。稍後上海哈同夫人以島目山僧宗仰之引導，就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排印發行，至民十二商務印書館有日本所編藏經之印影，民二十朱慶瀾葉恭綽經範成等又印影藏版未藏，而金陵楊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經處所刻木板經典既漸臻完備，新式之佛學書局亦分設於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湯住心等

民十五六間，社會起大變動，河南省等有毀滅僧寺之案，全國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原產興學呼聲下有內政部新訂管理寺廟條例公布，頗能激起全國寺僧保護寺產之熱情。時筆者在南京籌設中國佛學會，開辦僧衆訓練班，並定次年召開全國佛學徒會議。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聯合會之設，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為筆者民初首先啟發之運動，民四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曾訂詳細之辦法，後於海潮書月刊等亦屢有關於改善僧制寺制之論述。至民十七八間遂頗有成熟之勢，故民十八組中國佛教會及分設各省縣佛教會，以成全國系統之組織，筆者於其時一二年間實主持之。迨管理寺廟條例改成監督寺廟條例後，寺產漸有保障，而佛教會又為保守分子佔優勝，雖於逐漸改進之辦法亦難施行，筆者因於民二十後不再參加中國佛教會。

但民十六後於海潮音佛教評論現代僧伽現代佛教各刊物上，時有新與作者著論攻擊保守而鼓吹改進，漸能影響一部分黨政當局。且因中國佛教會辦理不當，為各省督按告反對，乃於民二十五由中央民衆訓練部，忽有對於僧寺積極組織及整理之一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提出，主張改進者贊成鼓吹或討論研究，極形熱烈；而保守之中國佛教會主持者，則大起恐慌，極力阻止破壞，一時形成極尖銳之對立鬥爭，卒致修正草案流產，迄今仍陷于不生不死情狀。要之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為代表佛教之主體，若不能適合此時此地之社會需要以發揚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義！於此如不謀改善，必歸淘汰，而現今中國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揚佛教，否則反為使人誤解佛教之魔障，殆已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識人士所公認，而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則僧徒頑固者實莫辭其咎！

三

祇道精舍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為多，故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與之相先後者，則有依日人水野梅隱在長沙所設之僧師範學堂，亞兒在揚州天寧寺所設之普通僧學堂及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所設之僧師範學堂，然皆不久停辦。民三有月霞法師依上海哈同花園所設之華嚴大學，轉輾遷移杭州海潮常熟與福，得持松等繼承，復有了摩蘇舟等分枝武漢，在僧中頗形成一學派。稍遲有諦閑法師在寧波所設之觀宗學舍，今演變為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爲高鄧之天台宗學院及天台之國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一學派。

至民十一筆者武昌以李開侯等之援助，設立佛學院，遂於僧教育開一新局面，不惟影響於青年僧甚大，且於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迄今演變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則由法勤等代主持，而直屬分設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漢藏教理院，其仿設者若常惺於廈門之閩南佛學院，民十六後會山筆者與芝峯會覺大醒寄廬等持續之，他若大醒心道於福州之鼓山佛學院，大醒寄廬於潮州之嶺東佛學院，寄廬容虛於九華山之江南佛學院，慈航於安慶之迎江佛學院，常惺台源法勤空也景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學院，淨嚴之河南佛學院，寬隱之普陀佛學院，妙圓在陝西之慈恩宗學院，昌元廣文之四川佛學院，永昌之貴州佛學院，靜嚴之焦山佛學院，大醒在江北之覺津學院，談玄在奉化之雪竇學寺，芝峯亦幻在寧波之白湖講舍等。或曇花一現，或獨在持續，皆出於佛學院直接間接之關係，其他若竹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法界學院光孝學院棲霞學院北平之弘慈學院湖南之祝聖學院各僧教育機關，均有以上各學院之學僧參與施教，然各學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統之學制，而世界佛學苑亦尚無使佛學世界化之功能，殊可遺憾！

四

關於女衆教育則有武昌之佛學女衆及尼恆寶主辦之菩提精舍，漢口尼德融主辦之八敬學院，而女居士尤以創立香港東蓮覺苑之張蓮覺，主辦奉化法昌學院之張崇慧，主持無錫佛學會過聖嚴為傑出。

在昔雖亦有在寺院宣講經論之法師，而聽衆限于僧徒或少數善信男女，未能影響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者。迨楊仁山居士在金陵設佛學研究會，而章太炎等邀月設法師赴日本為留學生講經，謝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階法師講研佛學，實開學界政界之學佛風氣。入民初李證剛等七人籌設佛敎會，發布文告，欲一舉而滅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對而自停止，時有狄楚卿等在遼出佛學叢報，范古農等亦於杭嘉設會研究佛學。至民國四年因日本要求來中國傳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發起請諸閣月霞二法師，開講經會，影響漸廣。民七筆者與蔣作賓陳元白章太炎張季直等在滬設覺社公開演講佛學，并出覺社季刊，（後改為海潮音月刊）自是漢口北京杭州武昌廣州各地時有公開之講經法會，由各界學佛居士為主體所組成之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等團體漸多。若靳雲鵬領導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領導北居士林，皆負時望，而以謝健梅光義等之南京中國佛學會為有全國性質之組織。

在家學佛團體之有特殊之性質者，一為南京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之支那內學院，雖亦有學僧出入其中，然於僧教育無何影響，而學界頗有由之研究唯識，講佛學於各大學者。二為北平韓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時學會，專講獎基學並設醫院等，三為上海段芝泉湯任心等之菩提學會，則以西藏佛教為中心，從事翻譯，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專修密宗各團體專修淨土各團體等，不遑枚舉。

各居士團體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舉辦諸事業，則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辦佛學書局及佛教公報，香港東蓮覺苑亦辦佛敎公報，上海淨業社葉恭綽居士等辦法寶圖書館，武漢正信會李子寬鍾益亭居士等資助男女佛學苑及廣施醫藥，而

正信會之周刊，佛學書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燈，天津解行佛學社之佛教月報，星洲轉道學院之佛教與佛學，廈門市佛學會之人間覺半月刊，香港東蓮覺苑佛學會辦人海燈香海月刊，菩提學會接辦微妙聲月刊，而上海之佛教日報，雖由佛教各方面編纂同人共所維持，然繼續至今實以張靜江朱子喬鄧慈猷胡厚范古農各居士之力為較多。

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應始於北京大學之張克誠鄧伯誠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講授，他若筆者及唐大圓張化聲陳維東等曾講於中華大學，李證綱景昌極等講於東北及中央大學，劉濠源王恩洋曾講於成都大學，其他各大學之短期講授者尚多。

五

中國佛教近年漸從「寺僧佛教」解放成「社會各階層民衆佛教」新興居士及青年學僧，極易吸收各方輸入之異質。關乎佛教者有探古源於錫蘭西藏，而趨現勢於日本西洋之兩方向，今有極端學西藏而欲一舉易華夏之舊者。而近年留學錫蘭暹羅緬甸之風氣亦在開展，尤其日本繼承中國舊有之全部，其探源錫蘭西藏亦佔先着，而以國家社會皆已現代西洋化，故對於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領用，隨明治維新而成爲適應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國佛徒之亦步亦趨。

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殘打擊，未幾內有不多日僧留學西洋，極力將佛教適應現代思想。又先於數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淨土真宗爲榜樣，且其寺僧除極少數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飲食男女同俗，

所謂僧侶一僧侶非比丘——確有佛教學識及依佛教爲職業，不關特殊律儀及修養，此日本現代佛教，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來則正爲收其成果之時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學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嚴密系統之組織，有宗務院以執行宗派行政，在編印大藏經及續藏文續藏後，大正年間又編印成六正新修一切經，又有譯漢文佛經成日文之國譯大藏經，更將錫蘭巴利文南傳大藏中未經漢譯者補譯成日文，其他專門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會慈善公益之發達，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發展之極而入于彌滿時代，因適應「工業革命所成資本主義社會」以興起之佛教，亦必隨資本主義之病態而現其病態，故中國佛教之革新，不能專以仿從日本佛教爲能事，應本實際之中國佛教，吸收東西古今一切特長，以成爲中國或世界的現在到將來之新佛教。

六

佛教雖源印度而印度早無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徵之錫蘭暹羅所傳，次五百年者可徵之中華日本所傳，後五百年者可徵之藏蒙等處所傳，原有之佛教限於亞洲此三區域，而近百年則已漸及歐美而遍達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來或歐戰後傳播極其迅速，以英國殖民地若印度錫蘭等關係及英文與梵文巴利文藏文較易通譯關係。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又將佛典譯成英文，輸入歐洲，依梵文或間接依英文轉譯爲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學尤以德文之研究爲盛，而錫蘭僧徒今有居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以傳佛教者。佛教在美洲東部由英國傳入，接近錫蘭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里福尼州之金

金山各處及夏威夷島等，皆爲日本佛教傳布之地帶，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帶，於歐美其餘各處無何影響。

西洋因與中國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國或西洋學者又大抵習儒道諸家學說，鮮有佛教研究，故佛經由華文以譯入西洋歐美者，絕無僅有，所有亦遠出由巴梵藏文轉譯者之下，因此歐美人士皆不重視中國佛教之研究。然中國佛教近年漸爲歐美佛學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筆者於民十七八間之遊歷歐美，宣傳佛教，當時曾在巴黎發起世界佛學苑及通訊處於巴黎倫敦福朗特特之加哥諸處，并與德國福朗特中國文化學院院長衛禮賢，有大規模譯華文佛典爲德英文之約，惜因籌款無着及衛禮賢之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期設之佛友會猶繼續着與倫敦亨利士主持之佛學會，同爲歐洲佛教教義之組織。二由照空來華出家受比丘戒，返歐大事宣傳，率男女徒十二人再來中國受戒爲僧尼，其半數已回歐洲宣傳中國佛教。三由杭州都福宸等佛化歐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學會，頗與在中國及在各地之歐美佛徒相聯絡而通聲氣。

七

關於世界的或國際的佛教徒聯合會議，始於民十三由筆者在廬山大林寺之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到會者除中國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當決議次年在日本開東亞佛教大會，屆期中國去三十名之代表，開會三日後游歷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時到會者更有錫蘭暹羅緬甸代案及英美來賓。近年由日本主持所開者，有太平洋佛製青年會在夏威夷島及東京各處舉行會議，中國佛

促因其有僑滿參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由中國受戒回歐洲之德僧道空等，曾在倫敦召開歐洲各國佛教徒會議，因決議去年仍在倫敦開第一次國際佛教會議。吾國未有代表參加，本年於巴黎開第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前，筆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推我國駐巴黎總領事林實代表出席，頃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會會長龍舒貝勒來函報告，茲錄入以爲茲題之結束。

第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因有亞洲代表之出

席，獲益特多。中國、錫蘭、日本等國之代表，曾將該國等佛教工作狀況，向大會報告。同時法英德等國，宣示被等社會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與鼓勵。

巴黎佛友會，爲太虛法師與其信徒舒龍貝勒女士等所發起，應請諸君記念勿忘。

依太虛法師來函，本會請林君代表中國出席。林君報告中有云，「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言論思想已獲得自由，故研究佛學之活動與

盛，如戴季陶張謇江朱慶瀾諸氏現皆爲佛教之信徒。

於最後一次會議，林君提議設立中央基金，以資助佛學之研究，此種基金擬由佛教團體助而成，專用於：（一）交換學生，（二）刊印佛學書籍，（三）交換講師，請將此意轉達中國民衆，或足增進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學教授等之參加，對於本會亦增光不少云。

（完）

眞傲行

陳銘樞

世間無眞傲，吾誰與語乎！傲爲德之惡，何反見稱於世之傲者非其有所挾亦必有所恃，夫其所挾人將以爲德，無有所恃人將以爲迂。不歸於此則歸彼，舍斯二者何以飛揚睥睨於寰區。我一無所挾，我一無所恃，莽莽蒼蒼將安居？凡物同者失其貴，衆人皆有我獨無；即茲所無便是我仰視天俯視地無愧無怍終生唯一之珍儲。君不見吾友犯不校，于路開過橋；率爾復見晒，獨許歌舞等；禹聞善言拜，顏子實若虛。又不見世尊稱希有，善公第一善現五體投地合掌恭敬仰面開言如是呼：獅雄功德無大衆，荷迦梵，調御，善逝，上天下地空無餘。我非聖賢若誰與佛陀，聖諦不爲更安趨。昂頭天外偶一噓，和光時復權徐徐。無欠無餘終日足，枯亦非瘠榮非腹。世上高人已杳矣，桐廬著釣臺，扁舟羨五湖。此皆區區遁世耳，徒驅虛聲滿輪之僞儒。香象截流經自渡，更嘆人生中原語浮屠。餘子漫莫笑，更請廣觀博地縱天隅。北土狂人何必是真虎，夜郎自大午見龍然定亦驚黔驢。俗傲既陋，僞傲尤惡。非俗非僞是眞傲，誰能見之而爲是云云眞糊塗。

挽邱晞明士居

虞愚

長懷靈志中年死，特立獨行一世無，寧馨阿含棄闕小，示鳥尤寺道除汗。（有因沙門示道沙門汗道沙門等）消修放逸嗟長嘯，教戒清嚴欲疾呼。後世重編居士傳，應傷獨藏正補輿。（居士建獨藏編刻處於嘉定）

步陳眞公韻挽邱晞明先生

陶治公

微悟無常謝世緣，遺言追憶一悽然，習珠耀處光如炬，諸寺論交意已歸。（丁丑人蜀識先生於華嚴寺一見如故）割愛南游空夙願，（先生曾告余將至錫蘭被刺受戒）宏經西上竟凋年。重明絕學曾難有，（先生致雪松法師書謂校刊雜阿含論有二千年絕學至此重明之語）末法誰堪與並肩。

又次懺華均悼邱晞明先生

陶治公

畢生精進肯空過，悲智雙修效佛陀。諸法緣生說所得，（先生謂一乘法即緣生法乃其多年讀書所得）一乘精義本無多，烏尤抱病行逾力，白下傳經頂早摩。六足四含刊就未，（先生曾謂四阿含六足論未知我手能刊成否）揚鑒何意止梁沱。

佛學座談

釋法尊等講演

靈芳演培記

月之二十日，蔣慨然（光霽）先生，偕其友人袁雪巖先生來漢藏教理院，同人開會以歡迎之，蔣先生囑同人略談佛法，爰各抒所見，大抵就佛學綱領立言，冀供蔣先生他日入佛門之參考也。時間每人以十分鐘為限，故所談殊略。於此有應致謝者，則記錄之二法師，能宛轉不失原意，而又能整理就緒也。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懷華識

法尊法師——佛的出家到證果

我們要想學佛成佛，當先看佛是怎樣成的，因此，關於佛的出家，修行，斷煩惱，說法利衆生等，應該都先有個相當的明瞭。

佛的出家，不是像普通苦惱人家的子弟出家那麼簡單，那末無意味，他（指佛）是生在祖先種族圓滿，國土人民圓滿，眷屬圓滿，富貴圓滿的帝王家庭中；他的自身亦可說是轉輪聖王。但是他放棄

了人中極尊至貴的王位，跑到山裏去出家修行，像這樣的人，豈是容易多得的。

依據佛教大小乘經論上看來，佛出家的動機，有以下的兩種意義：

（一）就小乘說：佛因為避四門時，觀見老病死的痛苦，知道雖然富貴到人中最尊的帝王，也不能免了這些大苦，為欲想解脫此等大苦，所以才出家修行。

（二）就大乘說：佛的報身本來已在摩訶薩天中成了佛，現在為欲度衆生故，所以來到南瞻部洲最圓滿的種族中示現降生，乃至觀見衆苦之後，慈悲衆生，受此無意義的痛苦，故發大菩提心而出家修行。

佛出家最初的修行，是了知自他衆苦之後，進一步觀察苦的來源，觀察結果，了知苦的根源，是由於我執，——若執五蘊身是我名人我執，若執宇宙萬法為實有有名法我執。因為有此二執，所以就起貪瞋癡慢嫉等種種煩惱，由煩惱而造業，由業而感苦。如是，也就成了十二因緣的無明緣行，行緣識等的生死流轉了。

苦的來源既如是，而解脫苦的方法是怎樣呢？這在佛經上說的很多，但主要的就是三學。謂出家持戒，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得無我的智慧，由無我慧消除人我執，由破人我執，便得到小乘最圓滿的果位，所謂阿羅漢了。到了阿羅漢的時候，自己的苦痛可以說是完全解除了，至於大乘菩薩，為欲度衆生故，雖證涅槃而不住於涅槃，發菩提心，來到生死海中，行菩薩道，經歷三太阿僧祇劫，極衆難難二種資糧，斷法我執，證大菩提。

印順法師——苦痛與知識

厭苦求樂，是生物的特徵，是文明進展的動力。人類不斷地發出解除苦痛的要求，就不斷地推動知識的前進。不過，世間的現象太多矛盾了，推進知識來解除痛苦，結果因知識的發達而加深了苦痛。拿戰事來說：半開化的時代，不過是「血流漂杵」，「滅此朝食」。現在的戰事，却走上了全體性的戰爭，動員一切的人力物力，用之於苦痛的戰爭。知識愈發達，苦痛愈增加，文明的世界與苦痛的人間攜手合作。

有人主張發展知識，組織羣衆來解除苦痛。物質的苦痛，或許獲得部分的解除，內心的隱痛，試問如何解放！有人走上了極端，主張絕衆棄智。不但違反了現實，即使做到塊然無知的狀態，也不過麻醉自己的心靈，呼喚他忍受苦痛的軀殼。

佛教的見解：苦痛的根源在無明，（無明）在對宇宙人生缺少根本的認識，在不理解相依共存的緣起法則而固執個體獨立的存在。雖然世間的知識，也有部分類似的思想，但既不懂得徹底的無性，沒有真實不變的自體，自然在緣起變化的背後，潛藏著自我的活動。在個體獨立的假見控制之下，產生了仇恨敵對的思想，利用一切的知識文化，成為製造苦痛的工具。知識的發達，苦痛的增加，形成了正比例。

佛法的特色，從悟解緣起無性（人我、法我）下手，獲得體悟真理的知識，就是般若。假如通過緣起，就知道假我以一切的存在為根據，就能解除因自我妄執而生起不必要的苦痛，實現苦樂不入於

胸次的自在。同時，在真空智的領導下，發動一切的知識和文化，促成慈愛共利大樂的實現。

佛是一切智者！也就是常樂的具體表現者！

雪松法師——四個字的教授

阿舍經上釋迦世尊教授比丘出世的最好方法，只有四個字，就是所謂「莫苦莫樂」。因為我們衆生終日所感受的，不是在於苦的方面，就是在於樂的方面，而苦樂的由來，是由於外境的順逆。遇順境則樂，由樂而貪；遇逆境則苦，由苦而瞋，因之而也就沉淪生死，超脫無期。

苦樂的由來，雖然說是由於外境的順逆，但若能感受的果西又怎麼行呢？這能感受外境的就是六根：謂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與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相接觸時，衆生沒有調根的慧力，大都於無明觸相應，是以被物所縛，被境所動，不能自在，眼受制於色，不勝於色，乃至意受制於法，不勝於法，因爲不勝的原故，任憑那無明觸的驅使，遇順則貪，遇逆則瞋，所以貪瞋癡的三毒熾然而起，由此造成生死大苦的因素，吾佛爲欲令諸比丘滅此因素，故教授云：「莫樂莫苦」。

「莫樂莫苦」雖然能够任此勝務，但是怎樣纔能够不樂，又怎樣纔能够不苦呢？這就要非有明慧不可了，有了明慧，就可調伏六根，不使妄動，而能做到「心堅守一」的工夫，這便是佛教的所謂調伏方法；不過此方法之重要，復在修厭離住，即觀察六塵之法剎那剎那在那裏變易，是無常收壞的，有了這樣的深刻觀察的明慧相應心守護諸根，就可不生苦樂諸受了。如阿舍經中說：猶如大石山，四

風不能動，色聲香味觸，及法之好惡。六入處常對，不能動其心；心常住堅固，諦觀法生滅」。如是諸根受無常明慧相應心守護以後，即可引生明觸，順生諸受，乃能出離樂受生貪，苦受生瞋的過患，而成離樂受的利益；同時，能感苦樂二受的眼也就能勝於色，不受制於色，乃至意能勝於法，而受制於法，因爲能勝的緣故，貪瞋癡的三毒不起，生死大苦的因素亦因之而息滅，於是也就得到自在，得到解脫了！

福善法師——建設佛教平等

思想以挽救世界殘殺局面

目前這世界人類的墮落，已達頂點。從人類道德論來說，對於人類，互相殘殺的戰爭，應絕對的禁止的。

但我們問一句：爲什麼戰爭？一般的說來，是因挑戰的罪魁，爲了佔有慾的衝動，而實行搶劫，搶劫不到，便訴之武力互相撕殺了。然而以佛教的立場來看，只是因爲侵略者的腦袋裏有的是佔有慾，與佛教的平等思想相隔着至少有幾百萬里。

佛教的平等思想是有寬狹兩方面的，寬一點講，一切衆生。通統具足如來智慧德相，誰也不能輕慢訕，殘殺誰，個個有佛性，個個可以成佛。涅槃二七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所以在佛教看來，衆生界內，是絕對的平等。讀過五經會元的人都知道：趙州有一次問南泉說：「一如何是道」？泉答：「平等心是道」。這雖是禪宗的一個機響，由此可見佛教的平等思想，是

充滿了佛教的每一部派。

狹一點說，人與人之間，是無怨無仇，平等平等。應該互相尊重，相親相愛，絕對不許互相殘殺的。從前希臘有一個哲學家柏拉圖先生，他認爲人殺人是退到最野蠻的時代裏去，和獸一樣的失去人性的事。於是他有一個理想的國家，要男孩子把世界上的一切女子都當做母親姊妹，要女孩子把世界上的一切男子都當做父親兄弟，他們長大了，就不會相爭相殺了。這雖是柏先生的理想國，但是這種思想，實在與佛教接近了，佛陀在大乘經中告訴五百長者說：「一切衆生，輪轉六道。經多百千劫，於多生中，互爲父母，往昔生中有大慈故，猶如現在父母，等無差別」網梵經亦有同樣的教說，這樣，我們知道佛教的平等思想，是建設在一切衆生相親相愛的最高原則上。我們人類互相當做父母兄弟看待，都是家人一樣，幹嗎還相殺呢？所以所以侵略中國，德意所以在西歐搶殺，就是因爲不知道「這個」。所以在我認爲要得蕩淨世界的殘殺局面，則無論如何須將佛教的人我相親相愛的平等思想具體的建設起來。

張純一——談空

佛教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空」。此一空字，即是包羅一切佛教的無上法寶。釋迦佛所以稱爲空王，又稱覺皇者。只是了證真空而已。世間衆生愚癡無知，執着我貪，不解空理。往往因欲滿足自己無常的物慾，恣意搶奪妄逞淫威。並且用起大礮來搶，用起飛機來奪。只圖得世界上無有寧靜的一日。孟子說，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這是

不錯。

釋迦佛因證第一禪空，而能空却五濁惡世的名利虛榮。所以無我我所之染著。能引起大無畏之精神，救度衆生。若不是證得真空妙理。怎敢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世界各教的教主，都不能像釋迦佛表示八相成道的偉大。如老子孔子墨子耶穌等，現身世間。或爲華夏的菩薩，或爲遠地的菩薩，都不是佛。何以故？以其都解空性，而空未盡善盡美故。故其教義，均未若佛法美妙深邃圓滿。其甚白亦未若世尊降伏九十六種外道使皆五體投地而皈命故。更如釋迦降生特在文化優異的印度，道德純正的帝王家。顯示種姓之尊貴。而又能空却苦空無常之富貴而出家。既已出了俗家，還要苦修成道，現身說法，教萬世人盡出三界家，無不成福利世間之圓覺者。這樣看起來，唯釋迦佛可稱爲上天下地至尊之人天師。其偉大真無可比擬了。」

釋迦佛及自來一切佛，並文殊普賢觀自在等諸大菩薩。都是堅穩住在勝義空中的。故其慈悲無量，常應化人間，拯救有情。甚望人人皆能洞知空理，爲賢爲聖，無我利他以自利。無如一切衆生，無不執妄爲真，背覺合塵，爭取汙世權位名利恭敬以自雄。動輒造罪於世間，爲禍於世間。以不知空理，我見熾然故。縱如鳳政曹操，稱雄一時，而今安在。看起來，凡人生在世間，苟無真空智慧。雖具足權術詭謀一時得意，都是極可憐憫，不足以稱爲自他兼愛交利的人。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言其與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相近也。佛典云，無聞智慧，是名人身牛。隨園詩話亦有句云，趙家天

子可憐蟲。是故世間居高位作福，使世界不得安寧的人，是之謂賤丈夫。賤莫甚焉。反不如鄉愚自知無知，不敢妄爲。唯務力田以利人者，可尊可敬也。

總而言之，能空世間污染者。下則爲賢爲聖，上則爲菩薩爲佛。必爲太有利於世道之人。不空世間污染者。下則爲鼠竊狗偷，上則爲巨寇大盜。必爲大有害於世道之人。是故我的唯一希望，願遍虛空無盡衆生，無不空盡羣靈，不墮生死有海。在在忘我利他。咸證無上等覺。合釋迦空王而爲一。

黃鐵華——三法印的略說

中國一點信佛的人很多，而對於佛陀教理有研究的亦復不少，可是有時間到他們佛教的根本教義是什麼，却有不少的人，仍然是茫然不知所答。那末，佛教的根本教義，究竟是什麼呢？說出來却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三法印。

所謂三法印是：一、諸行無常，二、諸法無我，三、涅槃寂靜。

第一諸行無常：「行」就現象。所謂「行」，意思是「遷流」。世間一切現象，無一不在遷流轉變之中，所以叫他做「行」。所謂「常」，意思是「常住不變」。「無常」就是有變滅，不長久。總結一句，就是世間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剎那剎那變滅，都是無常，都是幻化，沒有一種是常住不變的。就主觀的人生說：由呱呱墮地到奄奄待斃，中間一大段過程，無不時時刻刻的在那裏變化，這在佛教的教理上說，所謂人有「生」「老」「病」「死」。就客觀的萬有說：譬如花草樹木，春生夏長，秋

落多枯，也無不剎那剎那的在那裏轉變，這在佛教的教理上說，所謂法有「生」「住」「異」「滅」。由此可見一切有爲法沒有一種是常住不變，而都是無常的，所以說諸行無常。

於此我們可以說：佛教的出發點，就是在這諸行無常上，大覺世尊之所以捨棄安富尊榮名聞利養，出家做個苦行頭陀，就是被這個「諸行無常」的悲哀所觸發。從佛傳上看起來，佛陀離俗出家的機緣，大概有三種：第一是遊觀田野，見農夫手耕足抵，鞭牛耕田，蟲隨犁出，爲鳥所啄，鳥亦不免爲人所捕，覺了全生物界求生存的法略，不外乎互相吞噬，互相殘殺。於是知道世間是無常的，是苦的。第二是有一天夜裏，在宮中見到白天搔首弄姿的。第三是有一夜裏，在睡夢之中或驚醒，或囁語，或披髮，醜態百出。覺了世間所謂美醜，都不足憑信。於是知道人生是無意味的，是無常的，是苦的。第三是四門遊觀，觀「老」「病」「死」的狀態，察知人生的無常，覺了人生的多苦。個人如此，整個人類亦然，人類如此，其他一切衆生亦然。由於知道自身是苦，是無常，於是便發心出家；由於知道一切衆生是苦，是無常，於是便發大菩提心要度一切有情跳出無常的苦海。

第二諸法無我：所謂「法」就是萬事萬物，所謂「我」意思是主宰，有「主宰的本體同一統宰的作用」，就叫做「我」。然而宇宙間所有萬事萬物，沒有一種是有主宰的。在萬法之中找一個有自主體同統宰用的我，是找不到的。因爲所謂我要具有「常」「一」「主宰」「自在」的幾個條件，但是縱觀萬物那一種能够具有這幾個條件呢？單就我們一個

人來說：所謂「人」是五和合的一個東西。五種：就是色、受、想、行、識、色蘊，就是現在所謂物質，其餘四蘊，就是現在所謂精神，我們不過是精神物質和合的一些罷了。假若精神與物質分了家，求我不可得，就是兩極不分家仍然集合的時候，也不能夠具有上面所述的幾個條件，這樣，怎麼能夠稱爲我呢？那理有常一主宰的人我呢？世人不知，把這個非我的假東西，執着以爲是個實在的我，因此，便發生種種的界限，便發生種種的爭執，便引起種種的事端。佛陀看清了這點，於是說無我，破除執我的謬執。佛法的偉大，也可以說就在於此。

然而佛教并非不承認有我，不過佛教所說的我與普通人所執着的我不同，乃是破除小我，彰顯大我，捨棄假我，獲得真我。這，猶如大海的水，假若認大海中的一滴水，就未免太狹小了，假若捨棄這一滴水而認整個大海的水爲水，那就廣大了。無我的道理也這樣，假若捨棄自身的小我，追求大我，就可以發起同體大悲。

第三涅槃寂靜：這是由了知諸行無常，明白諸法無我，而證得的眞常之理。因爲佛家所求的是眞理，這個眞理，就是諸法實相，也就是眞如法性。實性，一眞法界等類，也就是這里所說的涅槃。常人不知，以爲佛入涅槃與普通人死是一樣，一入涅槃，什麼都完了，這是錯誤的。所謂涅槃是不生不滅，是因寂滅，因是因滿，寂是寂靜。證到這涅槃的眞理，轉無常爲常，捨小我獲大我，轉不淨爲淨，轉苦爲樂，得到所謂「常」「樂」「我」「淨」四德安，住在不生不滅的涅槃眞理之中，不爲外境所

轉，不爲煩惱所縛，不爲染污所染，不爲生死所溺，而享受無上菩提的覺法樂，無上涅槃的寂靜樂。如上所說，可以得一結論：從宇宙人生的假現相說，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從宇宙人生的眞實相說，就是「涅槃寂靜」。這個是三法印的略說。

然這三法爲甚麼叫做印呢？譬如官府所用的印，公文上有了他，就是真的，沒有他就是假的。佛法亦然，假如是說三法印，就是佛說，不然，就是魔說。這個是分別佛法非佛法的最好辦法，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標準。

陶冶公——明心見性

今天大家得聚會一堂，暢談佛法，是很難得的。我看經上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每邊說法，都有個當機的首先發起，如在祇園會上，就有長老須菩提的啟請，世尊纔說了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我們今天在縉雲山漢藏教理院談佛法，雖然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在事相上當然也有個當機的做發起的。今天當機的是誰呢？就是陳真如居士以前所統率的十九路軍抗日名將蔣光鼐將軍是也。因他昨天說了這麼一句話：「自度就是度人」。就想請院內尊法師訪法師及各位法師說法給他聽，因此今天才有這佛學座談會的出現。這種因緣是很殊勝的。大家也要我來說幾句，在諸大善知識面前班門弄斧，我是不敢獻醜的。不過我聽到蔣將軍說的「自度就是度人」這句話，認爲整個佛法的意義都包括在裏面了。何以見得呢？因爲人我本是同體的，在相上看，雖有千差萬別，按其實際，心體只是一個。

譬如冰炭相礙，同是水性，藉佛菩薩的心體，也就是衆生的心體，所以經上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人我既沒有分別，當然自度也就是度人。不過怎樣叫做度呢？是應該明白的，度就是由生死的這岸，度到涅槃的彼岸的意思。自己罷了生死，就算是自度，幫衆生去了生死，就算是度人，世尊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所謂大事，就是生死大事，但是我們既入胞胎，淪爲衆生，要想自度度人，跳出生死輪迴，有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厭離生死的決心，才可以達到了生脫死的目的。否則自己尚且度不了，度人更談不到了。但是厭離生死這句話，講雖容易，做卻很難，因爲衆生的習氣是貪生懼死的。果真想實踐修行，就要把剛纔黃檗華嚴居士所說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涅槃三法印，切實去體會一番。要曉得一切有爲法，念念生滅，都是無常的，就人身看，生死一隔，無論你是英雄豪傑，達官貴人，要想免掉生老病死這四個階段，是萬萬做不到的。就是活了一百歲，也是要死的，再說世界，成住壞空，已成了牢不可破的定例，時節到了，也就要遭三災（火水風）的浩劫。天地萬物，同歸於盡，世變滄桑，真令人有無限的感慨，而且一切有爲無爲諸法中，本無有我之實體。人生末日到了，一口氣不來，四大馬上分離，頭出頭沒，六道輪迴，自己是絲毫作不得主的，試問我又在那裏呢？因此所以要滅一切生死之苦，而爲無爲寂靜，才有著落，一般人都因不明白這種道理，怕死貪生，數十寒暑，認以爲常，殊不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又以這四大和合的色身假我，因有形相可見，就執以爲我，那知此身是幻小生有滅，却不知道個腔子裏，還

有個能運用此身的真我在。那末要問這個真我究竟是什麼呢？這個真我，其名不一什麼佛性、真性、自性、實性、實相，如來，真如，涅槃，菩提法身主人，猶本來面目常住真心等等都是他的化名。直截了當說，就是當下你能觀，能聞，能言，能嗅，能執，能走，每日從朝至暮，日用往來，都離不開他的就是，也就是佛。如觀無量壽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馬祖說：「即心即佛，離心無別佛，離佛無別心」，「都是指的這個。何以就見得平常日用都是這個真我的作用呢？要曉得此我，本來無爲寂靜，如如不動，但能用動用靜，是法王，是大總持，現在我把世尊於問聲指出此我用事的一段話來證明，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楞嚴云：「衆有生滅，能聞此聲之性，則無生滅」，性就是我的名，我也就是性，聲起謂之生，我因聞而知其生，我則未嘗生，聲盡謂之滅，我因不聞而知其滅，我則未嘗滅。故古德云：「欲知佛住處，但聞諸聲時」經教千言萬語，都無非要明白這個我，由此可知，耳所聞、目所見、口所言、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的確確，都是此我的作用，沒有什麼可疑，倘於自心能領會得，則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但是一般人以爲見性是很難的一樁事，一聽即心即佛，便不敢承當，其實這個自性，人人本具，至近至易，現

現成，當下即是，十法界內，只有這個，所謂唯有一真實，無二亦無三。因有這個，纔造出十法界來。所以這個也就是諸佛之母，萬物之祖，若沒有這個，焉得有諸佛衆生？古德云：「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礙四時調。」形容畢竟。華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黃檗云：「惟此一心法，更無別法，悟此心法，則萬法皆爲我驅使」同是此理。古德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後元來是還漢，覺了成佛是他，不覺變衆生也是他，可憐衆生迷而不悟，懷珠作丐，不知自身珍寶，終天忙忙碌碌，向外馳求，愈走愈遠，流落異方，難於望見故里家園。須知家園景况，原不離我當下，只要信得及，當下就可識得，坐享家園之樂，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信心即信有此我也。但是理可頓悟，事須漸修，識得此我，固是不難，識得之後，保任工夫，因衆生自無始劫以來，習氣深厚，要他絲毫不走作，難是不易，但果能歇却一切馳求心，從滅事做起，外滅一切事，內滅一切念，滅得盡，便是佛，衆人是增故曰衆生。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今天話說到這裏，就以「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恆沙功德，總出心源」，四句話，做個結束罷。

陳真如先生——結論

綜觀以上諸位的佛學講談，兄弟可以這樣來作一個結論，從尊法師的「佛的出家到證果」起，至到治公的「自度度他」止，其中說法的人雖然很多；然而所說的法，却是無形之間匯合成一個很完整的「佛學」揭其梗概，當以「智慧」爲宗，了達「空」義，又是啟發智慧的微妙法門；雖然，若不通達「三法印」空義也無由了達；至於「無常」「苦」「無我」「平等」「慈悲」等等，尤其是三法印的本身條件，依這樣看來，以上諸法，雖以「智慧」爲宗，然而能顯證智慧的「空」義尤爲扼要，要是不能了達「空」義，不但「智慧」不能顯，實際來說，就是三法印，平等捨，慈悲觀，皆不能修持。普通人以爲諸法「空相」是空得一無所有，殊不知諸法「空相」即是實相，凡夫迷執，豈知法爾如是當體真如？將「本空」之諸法，著爲「實有」，全昧了空與不空原是不一不異的道理！

最後歸結到治公的明心見性上面來。禪宗的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的工夫，也全靠在了能了達空義，此空義了達後才能啟發智慧，由智慧才能見到本來的面目。